

會議
名稱

傅正與黨產研究 學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

時間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10:15-10:5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辦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雷震紀念館暨雷震研究中心

講者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會議紀錄

主委、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早。黨產會跟我提到說舉辦這個會議的時候，問說能不能針對傅正做一個主題的演講，我就問他們說，為什麼題目叫「黨產研究之父」？就是因為傅正做過學者，非常著名的那篇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雷震研究中心開幕的時候，在馬英九總統任內，他來負責揭牌，包括顧立雄主委都在。在我最左邊的大立牌就是「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自由中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為什麼有能力來做傅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
文學院院長

當時傅正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可是中華民國體制就是沒有建立起優良的制度，開宗明義，他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釐清楚。

正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的論述，要感謝傅正他自己。他在 1990 前後選立委的時候，把他自己在《自由中國》所寫的文章，包括本來我不知道是他寫的文章，通通編進他的文集裡。所以我們根據他的文集，去找傅正到底寫哪些黨產的東西。

我把我們蒐集到傅正寫黨產的東西，依頁目挑選，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問題。名稱看起來跟黨產沒有關係，譬如說〈扼殺民意的報紙〉、〈撤銷軍人之友社〉、〈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這名稱看起來怎麼會跟黨產有關係？對不起，至少我看起來是覺得沒有關係啦，這是一個結果。為什麼這能夠做進一步的分析？建立兩個事情，第一個是我自己在 1994 年，93、94 年的時候模仿《自由中國》所有文章做挑選，我和我的助理兩個合作全部做了 outline，裡面有人講到國民黨、黨產什麼的會做 outline，這是一個。第二個是要拜大數據之賜，因為政大雷震研究中心把雷震相關史料歸我們家所有。人家不提供的我沒辦法，我們家所有的全部做了全文資料庫，所以我就可以把你們想到「黨產」的哪些字，或是「國庫」等哪些字，通通進去搜尋。因為今天不是要做大數據的演變，下一次如果有興趣，我們可以秀一下「黨產」都跟哪些字在一起。大家就會看到原來在他們分析上，黨產都是跟什麼在一起，跟哪些人在一起，都會看到這些東西，也許會更有趣一點。我上禮拜還在跟我的助理討論，我們家的電腦現在可以跑出什麼樣的東西出來？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讓我能夠找到這樣的資訊接著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是因為大家一開始看的是傅正那篇著名〈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跟黨產之間有沒有，國庫、黨產、附隨組織，很複雜。我覺得這要感謝上次永社辦的論壇，在論壇前中興大學退休的黃世鑫教授，他提出

了很重要的觀點，重點是他怎麼取得這些資源？公資源如果被轉移給了私部門，如何轉？這是一個在討論黨產問題上必須面對的問題，我覺得這在定義上會比附隨組織來得更清楚。不好意思，我不是黨產會的，我可以站在我的角度這麼說，我想這是比較簡單的。你們如果注意看〈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小標是什麼？「從民社黨拒絕接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做黨庫」可是實際上傅正去講到黨產問題第一篇是救國團，他在裡面 argue 說國家財政，因為當時國家財政非常困難，任何大小單位都要盡力節省開銷，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物，而致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民國 45 年一年的開銷，傳聞就高達新臺幣 3 億元左右，這是他最早講到的東西。

救國團如何透過黨政關係取得資源？這是一個。接著呢？他在同一年又寫了〈國庫與黨機關報經營的關係〉，這個東西為什麼要處理？如果大家對 1950 年代、60 年代初期報業歷史有點印象的話，你就會發現當時最主要的在野報紙是《公論報》，是李萬居負責。李萬居的《公論報》為什麼辦不下去？第一個就是資金調度有問題，資金調度出了什麼問題？因為當時要買印刷用的紙，取得與價格是官方控制，你要有足夠的金額才能做這件事情，相對於國民黨的黨報可以從臺灣銀行或者從其他的金融機構。大家知道在開放這波商業銀行之前，臺灣所有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國家經營。若不是，一兩間例外，例如：華僑銀行是僑資。國家掌控，所以能取得低利貸款。第二個是你要買設備，需要外匯，印刷機等，申請外匯，你可能就申請不到。如果你有興趣想要更瞭解，在臺灣申請外匯是二元律，像林主委關係良好，他買美金，15 塊新臺幣等於 1 美金。我形象不好，40 塊換 1 美金。這一來一去差很多，國家資源的挹注在這部分是很清楚，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廣告，廣告牽涉到國家的資源如何做分配？或有沒有不當的分配。當時他們在寫社論的過程，自立晚報寫了文章批評政府，廣告被省政府下令全部抽掉。中央日報要貸款，臺灣銀行就單獨說先加 1 百萬。中華日報，臺灣銀行也借它 65 萬。黨報銷路不好，所以要繼續借，找中央財務委員會，跟臺灣銀行另外再借 1 百萬。財委會是法人嗎？它怎麼可以借？你要知道，國民黨以前不只說不是法人，因為當時沒有登記，黨產名義上也不是我們想像登記在國民黨名下，很多是私人的名下。我自己在 20 世紀的末期，陳水扁是在 2000 年取得政權、民進黨執政，我曾有機會碰到國民黨當時的高層，他問我說能不能研究一下，有些黨產跑去哪裡呢？國民黨當主管自己也不知道，過去的時代就是眉眉角角，不是像現在這麼清楚，真的是有困難。

1959 年的 10 月，傅正去發表那一篇〈撤銷軍人之友社〉，軍人之友社看起來比較像民間，在捐錢、做勞軍等，可是你再去看當時的資料就會發現，好像軍人之友社的預算等都是國防部核准多少錢阿、勞軍捐多少等，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不大一樣。所以我們也知道這些各種組織在不同時代，性質與互動，跟我們現在看到是不同的。現在看到也許完全正常，在過去有些問題，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在臺北市看到的國軍英雄館，現在來看一定是屬於軍方，這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但實際上在當時來講不是這樣，因為它跟軍人之友社的財務有關係，當時的興建碰巧聽說沒有招標。

你們會好奇說為什麼《自由中國》會知道這麼多奇怪的事情？我建議你們可以到檔管局調雷震的檔案，國民黨對他很多的指控，就包括利用跟黨政關係良好不當取得密件，不應該公開。《自由中國》可以寫那

麼多，就是因為他黨政關係良好。我自己曾經在雷震的資料中夾帶一些資料影本，他習慣性照相，變成膠片印出來夾在文件裡面，上面蓋著「極機密」。他們有這些東西，講稿他也有，人家罵他他也記，就是因為黨政關係良好，所以國民黨指控他，假裝這樣，趁機拿很多資料，攻擊政府。這是昨天晚上，我剛好看到這一眼，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對他的指控大概兩百多頁而已，而且那只有一個檔案。其他檔案有沒有我不知道，調到一個，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關鍵的那一篇，國庫提供給黨部經費跟資源，〈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這篇社論是在 1960 年《自由中國》的晚期。他為什麼這樣講？這讓我想起來康寧祥，1970 年代黨外重要的政治明星之一，他在 1972 年選立委，之前那次要選市議員。他選市議員的傳單「我們的錢流到哪裡去了」這怎麼有點像《自由中國》的標題，裡面就在講說如何透過編列預算，讓國家的經費流到國民黨的黨部去。當時的傳單是要蓋章才能出去，可是因為來不及印，傳單是用胡蘿蔔切掉蓋印，問說是誰蓋的？許陽明有招供，承認說他蓋了好幾張。我沒有收藏，下次要等吳三連史料基金會收了一堆競選海報文宣，聽說今年或明年就會數位化，到時候我們就會看到更多。

你們可能想到第一個幫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理車子、買輪胎、買新車、買設備。當時傅正社論寫說基隆海水浴場就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錢當然是歸它，同時因為不夠，它要經營基隆海水浴場需要整修，所以另外先撥給它 20 萬元讓它經營。在 2008 年以前那一次，張人傑先生他給我的資料是中壢火車站的腳踏車停車場，所以不一而足。傅正覺得說國民黨籍的縣市長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

所以請大家要投給在野黨與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是因為這樣邏輯之下的產物。

回到〈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篇文章，名稱講得很長「從民社黨拒絕接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做黨庫」。民青兩黨最挺國民黨，來到臺灣，國民黨以宣傳補助費，反共抗俄宣傳費。如我沒記錯，這筆錢應該花到至少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初期，我記得好像某些教授領過，他告訴我的。假如真的是當做反共抗俄宣傳費也是一個名目，可能就出版雜誌等。可是為什麼民社黨會拒絕接受呢？實在是因為國民黨給錢要看誰，譬如李福鐘現在擔任民社黨的主席，這個給你沒問題；林峯正這個主席我們不承認，這個錢就不發，扼住在野黨的喉嚨。我自己的經驗是在 1980 年代，因為朋友的關係，上次你們寫那文章批評誰，國民黨說話，歐里桑就問來跟他講話那個人說：「我們黨是要辦給國民黨看的嗎？」這個對話我還記在裡面。

到了現在臺聯黨主席劉一德，在臺灣政界竄起是因為他辦《野火》雜誌。《野火》雜誌就是青年黨因為內部分裂、無法擺平，就找了創黨的大老李璜回來臺灣，李璜說寧願當乞丐也不要拿國民黨的錢。李先生人在國外，不瞭解國內事情比較複雜。這件事情不是說誰能夠做什麼處理的，剛剛在解釋說國民黨的黨產不是那麼清楚，因為當時制度這樣，你認為當時其他政黨就會登記清楚嗎？你認為那是你的嗎？大家有興趣在看在野雜誌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國民黨提供資源的另一個狀況，就會去抓住在野黨經濟的命脈，因為他們從中國大陸到臺灣來，很多黨員，搞政治就搞政治。所以有時候搞政治有的蠻專業就不上班，不上班要靠一些經費來支援，國民黨就控制他，這就是原因。

文章很長「從民社黨拒絕接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做黨庫」假如這樣到底國民黨還幹了些什麼？當時傅正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可是中華民國體制就是沒有建立起優良的制度，開宗明義，他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釐清楚。對他來講，國民黨如何處理這樣的事情？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陳誠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當時有幾個部長後來都寫回憶錄，陳誠曾經跟蔣介石報告，總統假如需要錢，請告訴行政院，請不要跟國防部下條子。

下條子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這個文化，我當兵時深刻體驗到什麼叫下條子。我負責從中港溪到蘭陽溪所有陸軍補給的作業，漢光演習什麼都需要，演習視同作戰，公文拿給我，我就說報告指揮官根據中華民國……講一堆。我的指揮官沒講話，下午就把門打開：「薛上尉，你進來！」你看，現在六顆星星坐在這裡在等你，你看著辦好了。我說，我再重複一遍，根據……，我是當真在講，他就跟你說部隊要出發了。我管的是小東西，可是沒有很難，譬如說美式鋼盔戴，沒戴部隊怎麼出發？耗損率一年 50%，拿著 100% 還不夠跑去哪裡了？部隊要帶水壺，這些都是用美金計價。你到底怎麼樣嘛，我說好啊，給我一張條子、電話紀錄也可以。所以每年到了年底，我都會跟我們部隊士官長說，麻煩你回去跟司令官報告，這一疊請他核銷。一年來沒有根據準則作業，依法他可以核掉。因為他給我單子，給是給了，我沒有辦法墊，電腦是要有代碼。國庫跟黨庫這個關係的文化，不能只對國民黨，包括黨的個人等很多地方，某某人反共從香港來臺，下個條子撥間房子給他。這個事情請大家要理解，理解不是叫你接受，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最近不是說中山獎學金要求黨產會開放，這就是不了解這個歷史文化，中山獎學金從成立以來，就是從國庫用美金撥付，這是有歷史原由。不撥怎麼可以，現在沒叫你撥、開放也不肯，這個完全脫離歷史脈絡，難怪快辦不下去。原來就是用這個錢在辦，現在不准這樣辦，怎麼辦？這個有點困擾啊。所以傅正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你不要以為本來就是在講民社黨，國民黨辦連獎學金都要處理。招牌放在行政單位，鐵路黨部等，辦公室就在公家裡面，視同公家開銷在處理，公跟私分際真的很困難。不只是中央，甚至地方，臺北市議會在民國 48 年度總預算做成說，市黨部的黨務經費分筆由市政府撥放。我們只調中央的資料是不夠，問題是沒有數位化，怎麼去找？黨產會的編制要比照促轉會達 70 個人的編制，我個人認為比較有機會來處理，太多了。

至於已經在查的民眾服務社，傅正的文章就講了，民眾服務社如何去佔有一棟多少人的大樓。戲院他也處理，中國廣播公司他也處理，他說郵電、鐵路、產業全部都有，而且都動用相關地方的經費。如果說那篇文章，作為黨產研究重要的一篇文章，我覺得真的是實至名歸、真的是重要。只是請注意那篇文章的時間，已經到 1960 年 6 月，《自由中國》都已經快走到尾聲了。《自由中國》假如沒有被停刊，以他這樣繼續搞下去的結果，我看會愈抓愈多，我剛唸只是一篇社論內容，不是蒐集一堆資料，不是哪一年、哪個地方、通過哪個預算，這樣黨產會就輕鬆多了。後面沒有了，沒有就要自己查。你又沒有雷震講的黨政關係良好，能夠取得很多資料。所以黨產會實在蠻辛苦的，這一點，主委跟各位委員要多加油，我們只能在旁邊敲敲邊鼓。

我覺得實際上因為現在軟體愈來愈進步，最近正在讓我們電腦去學

習閱讀文章，譬如知道傅正寫了20篇文章，我們就去餵它讀傅正的文章，習慣傅正的文章，再把不知道是誰寫的文章餵給它讀，它就可以知道這是不是傅正的文章，準確率大概是8成。譬如明知道這篇文章不是傅正寫的，餵它，它讀出來就不是，而且我們餵了8個人的文章，這篇是林峯正寫的，它就會跑出林峯正，有8成的準確度。如果進一步這樣處理，我們可以找出更多的東西。

我想傅正對我而言，報告這篇文章，我也覺得說我也算對他有點交代。我跟傅正雖然認識的比較久，但只是在黨外時代有一點知道這樣，實在沒什麼往來。後來民進黨成立，他是政策會的主任委員，講政策研究。你知道民進黨有很多優點，但有很大的缺點，民進黨對歷史不大注重，沒有什麼黨史的概念。國民黨不一樣，國民黨到臺灣來，搬一堆來。慢慢國民黨就愈在地化，現在的黨史館3個人就有一個專任，所以我對於大家移轉國民黨的檔案，我呼籲一下，千萬不要隨便就去搬，務必要做好編目整理。一定要整理，做好前置作業。有人曾經告訴我說，有沒有好的建議？請問當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有沒有把北洋國民政府的檔案移轉到南京國民政府？典範在夙昔，可以學學，這是提供參考。

傅先生當年進了加護病房的時候，叫他的學生到我辦公室來找我。我那時候在INPR上班，他說薛老師你晚上能不能到傅老師家一趟，我帶我老婆一起去，去了他就說傅先生說這《自由中國》就送給你，聽說你本來就在研究這個，請你以後就繼續做研究。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歷史的交代。研究《自由中國》，研究傅正，對我來講是一種人情義理上的負擔跟義務。我們很快明年就會處理傅正的資料，到時候就會更有趣，因為他有更多手稿。他的問題是字不容易認，我剛募到一筆錢看

能不能找到看得懂傅先生字的人。我讀雷震的書，100 個認得 99 個；讀傅正的手稿，100 個認不到 10 個，應該不到 5 個，沒辦法讀。聽坊間有 4、5 個人是有能力讀，所以我們正準備說願不願意來。他有詳細的紀錄說明這些東西，他一邊寫文章，他有日記。

整體來講，我覺得傅正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提供我們今天重要的思考方向。國庫被國民黨運用，不是一定把錢花在國民黨黨庫，這是第一點，一定要先理解。財產的轉移不一定是移轉給國民黨或國民黨下面的相關機構，這也一定要理解。你如果討厭過程不當得利，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這個地方要做一個切割。立法過程中，我們沒想過那麼複雜，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個組織看起來更像中華民國的附隨組織，這並不代表不能處理它利用黨國關係取得的資產正當性討論。黃世鑫教授那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錢有沒有透過黨國體制的運作取得？這是應該要思考的。所以它不是只給國民黨，包括相關的各種政黨、組織，全部都有。我相信黨產會運作，這段日子應該很辛苦，而且已經有相當的成果。很高興今天有機會針對傅正先生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謝謝。